

「我走了！」萍留下的字條就只有這三個字。

「我走了！」是什麼意思，她沒有講，是不高興，不想留下；還是對我不滿意，要離開；或是家裏有變故，要回去照應；或是身患絕症，她皆沒有提到。「我走了！」是什麼意思？

是她變了，還是我從來不曾瞭解她？一年多的相處，情懷突然變得虛無飄渺，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。我是否過於自信，是否太不在意，是否太不關心她，從來不曾仔細問她的背景、她的想法。她才生氣離去，也許是她別有想法，而我太大意，讓姻緣走失？如今孤單一個，遺下人生最大的疑問！

那年大年初一，我和萍邂逅於工廠區內，整條街道陰暗，杳無一人，萬籟俱寂，她提著設計工具箱，孤單地尋找出租地點。當我們四目交投，皆有一種恍然的感覺，微笑相對，我領她到我工作的單位內，在寬敞舒適的環境中，她匆匆把工具拿出，在寬闊的書桌上工作，她的完全投入，竟沒有在意我在旁對她的觀察，一個多小時後，她放下手中的畫筆，舒了一口氣，倒坐在旁邊的沙發中，開始觀察室內的環境，默默點頭讚許。我遞上茶，她滿足地慢呷，享受那如釋重負及寧靜的感覺，很快進入睡鄉。從此，她幾乎每天都到來工作，風雨不改，可以看出她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，毫無隔閡的感覺，她常全面投入，旁若無人，縱使我坐在她對面，觀察她純真的舉手投足，她竟沒有察覺。當個別的工序完成後，她定獎勵自己，讓自己舒適地躺在沙發椅上，吃零食，觀看影碟，而最喜愛看喜劇，可以讓她盡情歡笑。她的歡笑竟是如此燦爛，沒有機心，與她平時嚴肅繃緊的臉孔判若兩人，我最難忘懷的是與她一起聊天，觀看影碟，談論著劇情，世事，偶爾與她出外吃東西，閒蕩。但我們總有一個默契，外面繁忙熱鬧時，總愛一起躲在這裏工

作、打電腦，睡覺，關在吵鬧，緊張的社會角落中。而外面平靜、冷清的環境下，我們總愛出來走動，享受那份寧靜的感覺。在重要的節日如中秋節、國慶日、新年等，我們定悠閒地躊躇，享受那份平和的感覺，不用與人擠迫，吵鬧。辦公室就是我們的家，無拘無束、自由自在的相處，就像爾虞我詐，明爭暗鬥的避風港、天堂；但每天晚上我們總要分別離去，照顧家人，父母兄弟姐妹，重投現實的人生。第二天再度會合，躲在自己的世界中。

後來，她領我到貧民區去，幫助那裏的人清潔、外出，並作慰問、輔導等，雖然小恩小惠，卻蠻有意義、喜悅。很快地她領著我轉到另一個貧民區中，繼續幫忙有需要的人。每次工作完畢，我們累得要命，總會躲回來，什麼也不作地呆在這裏半天，享受著那溫暖安祥的感覺。很多老人家皆患有假日恐懼症及節日恐懼症，正是我們出動的時候，忙得不亦樂乎，但那種滿足感，充實感卻無可比擬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一年多過去了，突然她告訴我要專心學佛，什麼都不想做，從此她少來了，就是到來，卻比以前更寡言沈思，終日沈迷在自己的世界裏，偶而閉目，偶而輕嘆，偶而雀躍，對身旁的我視若無睹。我有一種驚懼的感覺，知道很快將會失去她，可是一籌莫展，眼巴巴等待劇變到來。我心內滿是氣，愈想愈覺得這個人百般不是，愈想愈覺得不應在乎，反正自己毫無損失。

最後她走了，只留下一張「我走了！」的字條，什麼也沒交代，我拿著字條，徬徨失措，度過很多空白的日子。她彷彿天使般在我的平凡日子裏降臨，卻如魔鬼般留下我一人離去。她往那裏呢？學佛是什麼一回事呢？她的生活會是怎樣呢？